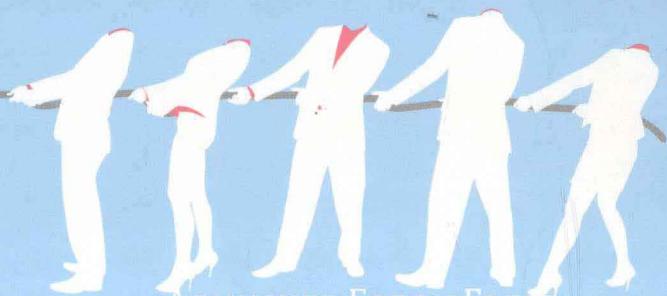


# 道尔教授的 头颅

(苏)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 著  
国玉奇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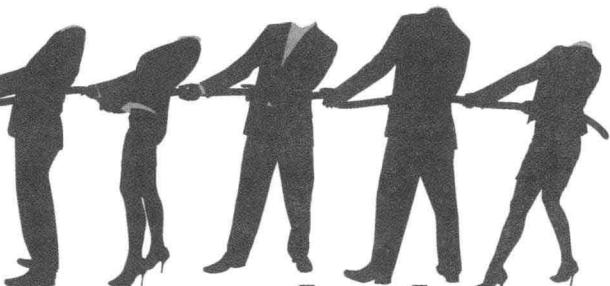
Александр Беляев Голова  
профессора Доэля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 道尔教授的 头颅

(苏) 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 著  
国玉奇 译



Александр Беляев Голова  
профессора Доузля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尔教授的头颅 / (苏) 别利亚耶夫著；国玉奇译。  
—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624-7058-8

I. ①道… II. ①别… ②国…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5998号

道尔教授的头颅

(苏) 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 著  
国玉奇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李文卫 版式设计:何海林  
责任校对:谢芳 责任印刷: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mailto: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3.75 字数:127千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058-8 定价:26.00元

---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 目录

*Contents*

神秘的工作.....	001
严禁打开阀门的秘密.....	007
头颅开口讲话.....	013
死亡还是谋杀.....	020
大城市的牺牲品.....	029
实验室的新居民.....	033
头颅的娱乐.....	040
天堂与人间.....	045
罪恶与美德.....	056
死去的迪安娜.....	069
逃走的展品.....	087
唱完被中断的歌曲.....	095
神秘的女人.....	101

愉快的海上游玩.....	111
去巴黎.....	120
克恩的牺牲品.....	126
拉维诺医院.....	137
“精神病人”.....	143
“临床棘手病例”.....	149
新病人.....	159
逃跑.....	165
生死之间.....	170
再失身体.....	179
托马再度死亡.....	187
密谋者.....	193
草草收场的庆功会.....	200
最后的诀别.....	207

## 神秘的工作

“请坐。”

玛丽·罗兰坐在一张靠背很高的真皮扶手椅里。

趁着克恩教授打开信封看信的时候，她扫视了一下办公室。

多么昏暗的房间啊！但在这里工作还是很不错的：一点儿让人分心的东西都没有。严实的灯罩使灯光仅仅照在写字台上，桌面上摆满了书籍、手稿、校样等。眼睛勉强可以看清结实的黑色橡木家具，深色的壁纸，暗色的窗帘。在昏暗的光线中，只有笨重的书柜里硬书皮上的烫金字隐约闪现。墙上有一只古老的挂钟，长长的钟摆均匀而平稳地摆动着。

罗兰把目光移到克恩身上，不由得微微一笑：教授本身与办公室的风格完全吻合。克恩笨拙的身躯宛如一尊橡木雕塑，正好成为室内摆设的一部分。一副硕大的玳瑁眼镜如同两只表盘，他那两只灰色的眼珠在信纸上一行一行地移动，就像钟摆一摆一摆地。直角形的鼻子，直线条的眼眶和嘴巴，向前撅起的方形下颌让他的脸很像立体派雕刻家雕出的装饰

面具，别具一格。

“应该用这样的面具来装饰壁炉。”罗兰心想。

“我的同事萨巴梯埃已经和我说过您。是的，我需要一名助手。您是学医的？那太好了！每天40法郎，每周结算，提供早餐和午餐。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克恩教授用他那干瘦的手指在桌子上敲了几下，突然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您会保持缄默吗？所有的女人都有话多的毛病。您是女人，这可不太好。您很漂亮，这就更不好了。”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的。漂亮的女人是双倍的女人。也就是说，具有双倍的女人的缺点。您可能会有丈夫、朋友、情人。到时候，一切秘密都会见鬼的。”

“可是……”

“没有任何可是！您应当像鱼那样缄口不言。您应当对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一切保持缄默。您接受这个条件吗？我得警告您：不信守承诺将给您带来非常不愉快的后果，非常不愉快的。”

罗兰感到很为难，但也很好奇……

“我同意，如果这里面没有什么……”

“您是想说犯罪行为吧？您可以完全放心。您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您的神经没问题吧？”

“我很正常……”

克恩教授点了点头。

“您的家族里有没有嗜酒成性的，得癫痫病或精神病的？”

“没有。”

克恩再次点了点头。

他那干瘦尖细的手指按了按电铃的按钮。

门悄然打开。

在昏暗的房间里，就像冲洗出来的底片上一样，罗兰仅仅看到了一对白色的眼仁。随后，一个黑人油光光的面颊逐渐显现出来，他那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衣服与深色的门帷融在了一起。

“约翰，带罗兰小姐去看看实验室。”

黑人点了点头，示意罗兰跟着自己。他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罗兰进入了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

电灯开关“咔嗒”一响，四只半圆形磨砂玻璃灯罩里面的灯泡发射出强烈的光芒，灯光立刻照亮了整个房间。罗兰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睛。刚刚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待过，现在这里的白色墙壁简直令人目眩……橱柜的玻璃闪耀着光芒，里面摆放着亮晶晶的外科手术用具。罗兰不熟悉的一些钢制和铝制的金属器械散发出一派寒光。另一些表面抛光的铜制器皿则泛出温暖的黄色光芒。此外，还有各种粗管、蛇形管、烧瓶、玻璃圆筒等。各种各样的玻璃、橡胶、金属的东西……

在屋子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解剖台。旁边是一个玻璃箱，里面有一颗人的心脏在跳动，一些管子由心脏引向各种瓶罐。

罗兰把头转向一旁。突然，她看到一样东西，这让她全身一颤，就像被电击了一样。

一颗人头在看她，一颗没有身躯的头颅。

头颅被固定在一块四方形玻璃板上面。玻璃板下面有四根很高的、闪闪发光的金属支架。由被切断的动脉和静脉血管引出来的一些管子，穿过玻璃板上的圆孔，通向成堆连接的瓶罐。一条较粗的管子从喉咙引出，连接到一个更大的圆筒。圆筒和瓶罐上面都安装有阀门、压力表、温度计，以及许多罗兰见所未见的仪器。

头颅仔细而悲戚地看着罗兰，不时眨动眼皮。毫无疑问，这是一颗真正活着的头颅，一颗脱离了躯体而独立存活，仍有意识的头颅。

尽管深感震惊，但罗兰还是发现这颗头颅非常像不久前才去世的道尔教授的脑袋。道尔教授是著名的外科学者，他因从事一种特殊的实验而出名。他的实验是把从刚死去的人体上割下来的器官复活。罗兰曾多次听过道尔教授精彩的演讲，因此，她对这个高高的额头、很有个性的侧面轮廓、浓密而泛白的淡褐色卷发、浅蓝色的眼睛等特征都印象深刻。

是的，这的确是道尔教授的头颅。只是嘴唇变得薄了些，鼻

子更尖了些，太阳穴和脸颊有些浮肿，眼睛深陷在眼眶里，白色的皮肤泛出了木乃伊那种暗黄色。但眼睛仍体现出生命特征，体现出思想。

罗兰就像着了魔一样无法把自己的目光从这浅蓝色的眼睛上移开。

头颅无声地抖动了一下嘴唇。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罗兰紧张得几乎要晕倒。黑人及时地上前搀扶住她，带她离开了实验室。

“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罗兰坐在扶手椅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克恩教授默不作声地用手指敲击着桌子。

“请告诉我，这真的是……人的头颅？”

“道尔教授的？”

“是的，这是他的头颅。道尔，我非常敬重的、已故同事的头颅，他曾挽救过我的生命。遗憾的是，我只能救活他的头。这事说来话长，可怜的道尔患上了一种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他临终遗言交代把自己的身体捐献出来，用于做我们曾经合作的科学实验。‘我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让我的死亡也为科学服务吧！我更希望的是，在我的躯体里能挖掘出另一位学者，我不想变成坟墓里的蠕虫。’——这就是道尔教授留下的遗嘱。因此，我得到了他的遗体。我不仅救活了他的心脏，而且还复活了他的意识，用人们常用的话说，就是复活了他

的‘心灵’。这有什么可怕的？人们至今为止都认为死亡很可怕，让死者复活不一直是人类千百年来最大的夙愿吗？”

“我觉得这样的复活还不如死。”

克恩教授用一只手做了一个含糊的手势。

“是的，对于复活的人来说，的确有许多不便之处。可怜的道尔这种……不完整的形象确实不便于公开露面。这就是我们一直对这个实验保密的原因。我说‘我们’，是因为这是道尔本人的愿望。而且，实验也还没有做完。”

“道尔教授，也就是说，他的头颅是如何表达这一愿望呢？头还会讲话吗？”

克恩教授略微显出一丝窘迫的神情。

“不……道尔教授的头并不能说话。但是，它能够听见，能够明白并用面部表情来作答。”

为了转换话题，克恩教授问道：

“那么，您接受了我的聘请？太好了。明天上午九点之前来吧，我等您。但要记住：保密，保密，一定要保密！”

## 严禁打开阀门的秘密

玛丽·罗兰的生活有些艰难。父亲去世时，她才17岁。照顾生病母亲的担子就落在了玛丽的肩上。父亲留下的一点积蓄没过多长时间就花光了，所以她不得不一边上学，一边赚钱养家。前几年，她在报社做夜班校对员。医学院毕业后，她一直想找个工作。曾有人建议她去新几内亚的偏僻地区，那里正在闹黄热病。可是，她既不想带着生病的母亲去那里，也不想和母亲分开。克恩教授的建议正好可以使她摆脱目前的困境。

尽管工作有些古怪，但她还是几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罗兰并不知道，在给她这份工作之前，克恩教授已经对她做了详细的调查和了解。

她在克恩这里工作已经两个星期了。她要做的事情并不复杂。她白天照看那些维持头颅生命的各种仪器，晚上则由约翰来接班。

克恩教授告诉她，应当如何操作瓶罐上的那些开关。克恩指着粗管子与头颅喉咙连接的大玻璃圆筒，非常严厉地说，

绝对不能打开玻璃圆筒上的阀门。

“如果打开那个阀门，头颅就会立刻死亡。以后我会给您讲解头颅的营养供应系统和这个玻璃圆筒的用途。暂时，您知道如何使用这些仪器就够了。”

但是，对于答应过的讲解，克恩一直都不着急。

在头颅的一个鼻孔里，插有一支很小的体温表。在规定的时间里，需要把体温表拿出来并记录上面显示的温度。每个瓶罐上也安装有温度计和压力表。罗兰随时注意瓶罐里面液体的温度和气压状况。这些已经调好了的仪器很少出问题，它们就像钟表一样精确地运行着。紧贴着太阳穴安放的装置以自动绘制曲线图的方式显示出脉搏状况，记录纸每昼夜更换一次，瓶罐里的内容都是在罗兰上班前就添加好了的。

玛丽渐渐地习惯了和头颅在一起，甚至还和他成为了朋友。

早晨上班时，由于赶路和新鲜空气的作用，罗兰的面颊总是红扑扑的。她一进实验室，头颅就对她微笑，眨眨眼皮表示问候。

头颅不能说话。但是，在他和罗兰之间很快就建立起一种暗语，尽管表达的内容十分有限。眼皮垂下表示“是”，眼皮抬起表示“否”，微动的嘴唇有时也能帮助表达一些意思。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罗兰问道。

头颅显出微笑的神色并垂下眼皮，意思是说：“还好，

谢谢。”

“夜里过得怎么样？”

还是同样的表情。

罗兰一边问话，一边很麻利地做早上该做的事情。检查仪器状况，查看温度、脉搏，要在工作日志上做记录。然后，要非常小心地用柔软的海绵蘸着加了酒精的水给头颅洗脸，用脱脂棉把耳廓擦干净。她把挂在睫毛上的一丝棉花拿掉，仔细地清洗眼睛、耳朵、鼻子、嘴。为此，有一些特殊的细管通到嘴里和鼻子里。最后，就是把头发梳理整齐。

她的手敏捷而灵活，不时触碰到头颅。头颅的面部露出满意的神情。

“今天天气非常好！”罗兰说，“天空湛蓝湛蓝的，寒冷的空气特别清新，真想敞开胸怀尽情地呼吸。您看，多么明亮的太阳啊，完全像春天一样。”

道尔教授的嘴角悲哀地垂下，忧郁的眼睛望了望窗户，然后把目光停在罗兰身上。

一丝对自己的懊恼使她脸红起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同情心的女人，罗兰总是尽量不谈那些头颅无法做到的事情，少说让头颅想起自己生存惨状的话。

玛丽对头颅有一种母亲般的怜悯，就像对无依无靠、被大自然亏待的婴儿一样。

“好啦，咱们该学习了！”罗兰赶紧转移话题，尽量挽回

说错话造成的影响。

每天早晨，在克恩教授到来之前，头颅都要阅读。罗兰带来一大堆近期的医学杂志和书籍给头颅看，头颅不断浏览着，若有感兴趣的文章便扬起眉毛示意，罗兰就会把杂志放在托书架上。于是，头颅便仔细阅读起来。罗兰已经习惯了，她观察着头颅的眼睛，可以猜到头颅阅读到了哪一行，在需要的时候及时地翻到下一页。当需要在页边做记号时头颅会示意，罗兰就一边观察头颅的眼睛，一边用手指一行一行地往下移动，然后用铅笔在页边做好标记。

至于头颅为什么要在页边做标记，罗兰并不太明白。借助于贫乏的表情语言，她也不指望能得到什么像样的解释，因此也就没有过问。

但是，有一天在路过克恩教授办公室的时候，恰好教授不在，罗兰在写字台上看到了她根据头颅的指示做过标记的杂志。而在一张纸上面，有克恩教授用手记录下来的那些标记所在的地方。这件事让罗兰很是不解。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罗兰不禁想问一下。也许，头颅能够给出个答案来。

“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些学术文章里做一些标记呢？”

道尔教授脸上流露出不满和焦急的表情。头颅意味深长地看着罗兰，然后又看着连通头颅喉咙的管道开关，连续两次扬起眉毛——这是在表示请求。罗兰明白，头颅想让她打

开这个严禁触碰的阀门。头颅已经不止一次地向她提出这样的请求。但是，罗兰对头颅的这一愿望有自己的解释：显然，头颅是想结束自己这种毫无欢乐的存在。所以，罗兰从未想过打开这个禁启的龙头。她不想成为造成头颅死亡的罪人，她害怕承担责任，害怕失去工作。

“不，不，”罗兰很恐惧地回应着头颅的请求，“如果我打开这个龙头，您就会死去的。我不想，不能，也不敢杀害您。”

由于焦急和无能为力的感觉，头颅的脸抽搐起来。

它连续三次很坚决地扬起眉毛和眼睛。

“不，不，不，我不会死的！”罗兰是这样理解的，但她仍然犹豫不决。

头颅开始无声地翻动嘴唇，罗兰感觉到嘴唇似乎想说：“打开吧，打开吧，求您了！”

这时，罗兰完全被好奇心控制住了。她感觉到这里一定隐藏着某种秘密。

头颅的眼睛里闪烁着无限的哀伤。那双眼睛在请求、恳求、要求。似乎整个人的思想力量、全部的意志力都集中在了眼神里。

罗兰终于下定了决心。

她的心脏在剧烈跳动，当她小心翼翼地微微开启龙头时，手在不停地发抖。

立刻，从头颅的喉咙发出了咝咝的出气声。罗兰听到一

一个虚弱、沙哑、颤抖的声音，这颤颤巍巍的声音就像从一台坏了的留声机里发出来的：

“谢——谢——您——啦……”

禁开的阀门实际上是释放了玻璃圆筒里压缩的空气。在经过头颅的喉咙时，气流使声带产生运动，于是头颅就可以讲话了。喉咙的肌肉和声带已经完全不能正常工作了：气流带着咝咝声通过喉咙时，头颅还不能说话，而颈部神经管线的切断使声带肌肉不能正常发声，因此嗓音沙哑而颤抖。

头颅的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情。

但就在这时，办公室传来脚步声和开锁的声音（实验室的门总是从办公室那一面上锁的）。罗兰赶紧关闭阀门，头颅喉咙里的咝咝声戛然而止，克恩教授走了进来。